

# 香港道教

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

黎志添 游子安 吳真 著

中華書局



- 在宗教多元化的香港，喪葬習俗為何普遍道教化？
- 香港喃嘸先生究竟有哪些「古仔」？
- 扶乩並不是香港道教宗教實踐的全部？
- 先天道如何成為道教團體的成員？
-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太平清醮的儀式意義是甚麼？
- 今日香港道堂科儀的演習，緣何以坤道（女弟子）為主？
- 從道侶清修之所到積極辦學的宗教慈善團體，香港道堂怎樣實現現代轉型？

本書圍繞上述問題，系統梳理香港道教的歷史源流和地方特色，剖析正一派和先天道在港的流播與發展，亦論及香港道堂科儀和道教組織的傳承歷史及對港人的影響，實為道教研究者及愛好者的必備圖書。

ISBN 978-962-8931-41-5



9 789628 931415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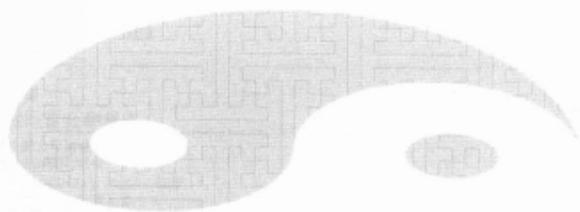
定價：港幣88元

建議上架分類：宗教研究 / 香港專題

# 香港道教

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

黎志添 游子安 吳真 著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張利方  
□ 裝幀設計：蔡俊傑

## 香港道教： 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

---

□

著者

黎志添 游子安 吳 真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英皇道 1063 號東匯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9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h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h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蘭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西鄉華民治權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

版次

2010 年 4 月初版

© 201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大 16 開 (245 mm × 185 mm)

□

ISBN：978-962-8931-41-5

謹以此書致謝香港蓬瀛仙館對我們三位作者在道教研究工作上的支持，以及捐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推動道教學術研究。

# 道 目 錄

## 緒 論 /001

### 【第一章】 呂祖道堂的歷史源流 /007

- 一、清中葉以後廣東呂祖信仰的傳播與普及 /010
  - 二、1949年前：由廣東南遷的香港呂祖道堂 /014
  - 三、1949至1960年代：降乩立壇 /019
  - 四、香港道堂的發展與從商道侶的關係 /022
  - 五、香港呂祖道堂的修行特色 /024
  - 六、1970年代：都市化進程中的香港呂祖道堂 /032
  - 七、1980年代以後：積極宣教的香港道堂 /039
- 小結 /045

### 【第二章】 火居的正一派道教 /049

- 一、與世火居：龍虎山張天師正一派歷史 /051
- 二、喃嘸先生：清末以來廣東正一派火居道士 /055
- 三、從廣州正一道館到香港殯儀館的喃嘸先生 /058
- 四、晚清至民國初期的香港本地喃嘸先生 /065
- 五、新界地區的圍頭喃嘸先生 /069
- 六、喃嘸先生與香港人的喪葬習俗 /077

七、香港正一派喃嘸傳統的現代轉向 /083

小結 /084

### 【第三章】 先天道道堂的傳統與現在 /087

一、先天道在香港的傳播史 /091

二、早期先天道道堂的宗教生活特點 /104

三、先天道道堂的現代發展 /112

小結 /116

### 【第四章】 道教科儀 /119

一、香港道堂科儀的傳承歷史 /124

二、香港道堂科目類別 /129

三、香港特色的朝科與懺科 /133

四、道堂日常祈福科儀 /137

五、度亡與超幽 /141

六、道俗人生 /147

### 【第五章】 道教團體與社會 /157

一、道教與香港社會 /159

二、道堂組織形式：從壇堂到宗教慈善團體 /161

三、香港道教聯合會的成立與「香港道教界」的確立 /164

四、其他道教團體：先天道香港總會、道教玄宗協會等例 /171

五、香港道教與慈善服務 /173

六、香港道教與教育服務 /184

小結 /188

附 錄 /193

參考書目 /195

專有名詞索引 /203

作者介紹 /212

## 緒 論

這是第一部全面闡釋一個城市的道教傳統和發展的專著。本書的目的是要讓對道教感興趣的普羅讀者掌握和明瞭道教在香港地區過去百餘年來的發展、傳承、演變、現況和種種宗教活動。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本身就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宗教文化寶庫。道教對中國人來說不是一個逝去的宗教信仰傳統，反之，它豐富的宗教習俗和生命智慧，構成了當今大多數中國民眾的信仰內容和精神力量。但是，由於道教蘊涵中國二千多年的宗教傳統，又涉及複雜多樣的經籍、儀式、符咒、修煉和道派，並且在其歷史發展中，又結合了中國地方社會多元、複雜的宗教文化和習俗，因此，對一般讀者而言，具備客觀的道教知識，實乃不易之事。

許多道教研究者多側重於道教的傳統歷史、經典、儀式和思想的研究，至於有關道教在中國地方社會不同形態的發展，以及具體城市道教傳統的研究，卻一直未見重視。但是，正如陳耀庭先生所說：

人們常說道教有近二千年的歷史。這個歷史不是抽象的、寫在史書裏的，而是由無數道士在許多城市和道觀中以自己活生生的思想和行動創造出來的。也只有對於一個個城市或者一個個道士羣體的歷史進行研究，才能夠透徹理解和反映道教總體的歷史軌跡。這是一項基礎工作，有了這樣的基礎研究，我們對於道教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才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見〈序言〉，黎志添、游子安、吳真：《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

道教自近現代以來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打擊，與此同時，道教亦常被貶為與「卜筮星相巫覡堪輿」一樣的「風俗迷信」。一些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更認為道教是應該被揚棄和廢除的「舊封建傳統」。例如梁啟超對道教就曾作出以下極端負面的評述，他稱：

就中國原有的宗教講，先秦沒有宗教，後來只有道教，又很無聊。道教是一面抄襲老子莊子的教理，一面採佛教的形式及其皮毛，湊合起來的。做中國史，把道教敘述上去，可以說是大羞恥。他們所做的事，對於民族毫無利益，而且以左道惑眾，擾亂治安，歷代不絕。講中國宗教，若拿道教做代表，我實在很不願意，但道教雖很醜，做中國宗教史又不能不敘。他於中國社會既無多大關係，於中國國民心理又無多大影響，我們不過據事直書，

略微講講就夠了。(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事實上，無需等到 19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對道教造成的嚴重打擊，早在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地方道觀就已經遭受了多番巨大的打擊和破壞。民國時期，正一派火居道士在廢除迷信的風俗改革運動中被勒令停業，並予以取締。至於正一派道士的儀式行業和正一道館的完全終結，應該是在 1949 年中國內地政治轉變以後出現的。例如廣州市的情形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規定不准搞占卜算命、符水治病等活動，齋醮法事不得在非宗教活動場所進行，正一道由於沒有固定的道觀，逐漸失去存在的基礎。1956 年前後，各自獨立、分散活動的正一道館陸續關閉，正一道士紛紛轉向社會就業。至此，廣州道教只有全真派在傳播。(見潘志賢、楊洪校：〈廣州道教仙跡鉤沉〉)

19 世紀初，香港只是中國南方的一個農漁村落。與移居到此的英國殖民者一樣，大多數遷徙而來的廣東沿岸居民亦將他們家鄉的宗教習俗帶至香港並承襲下來。在香港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以前，香港本地居民僅限於供奉民間信仰的神明，其中規模較大的地區廟宇及神祠有：鴨脷洲的洪聖廟（1773）、香港仔的天后廟（1851）。這些民間信仰的祠廟與道教宮觀一樣崇奉玄天上帝、關帝等神靈，這是因為道教崇祀與民間信仰常常有重疊、混融的地帶，我們並不能因此認為香港早在 18 世紀之前就出現了道教宮觀。

與中國道教漫長的發展歷史相比較，香港道教的歷史並不悠久。由於地緣之便，香港地區眾多的呂祖道堂、正一派的喃嘸道館和先天道道堂是在清末至民國時期從廣東地區傳入的，其傳入並得到發展的時間亦至多只有百餘年。由於清末以來中國內地政權的幾次轉易，以及戰禍、內亂和經濟破壞等原因，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成為廣東人避難的港灣，同時，亦給予從廣東傳入的道教羣體、扶乩信仰、經懺儀式和科儀經書獲得保存和發展的難得機會。不僅如此，香港道教團體不僅很好地將原有廣東地區的組織形式移植到了香港，還發展成為具有現代城市特色的道教組織。

本書共有五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共三章，分別闡述形成今日香港道教整體面貌的三個主要傳統及其歷史和演變，包括：呂祖道堂、正一派喃嘸道館和先天道道堂；第二部分介紹香港道教科儀的傳統；第三部分簡析道教團體與香港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

奉祀全真教教祖呂純陽祖師（簡稱「呂祖」）的香港道教團體，有「道觀」、「道堂」、

「仙館」、「道壇」或「仙院」等稱謂。這些名詞的差別主要是出於各個道教團體的組織和建築規模的大小，以及其自身的道脈來源。有些道教團體已經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宮觀廟宇建築羣，如蓬瀛仙館、圓玄學院、青松觀、黃大仙祠、雲泉仙館和省善真堂等，但大多數信奉呂祖的香港道堂至今仍屬小規模。香港道教聯合會現共有會屬道堂九十多間，根據該會於 1999 年所作的道堂會員訪問記錄，在五十八間受訪道堂中，便有二十四間以供奉呂祖作為其主壇之神祇。為求體例統一，本書將以「道堂」一詞概稱這些呂祖信仰的道教團體。

從道派源流而言，香港道堂既不是源於宋明以來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的正一派傳統，但亦不完全仿照北方全真教嚴謹的出家、受戒和十方叢林的道教制度。每間道堂各自採用不同的派詩字輩，這反映出香港道堂的創建歷史及其道脈來源之多元性，因此我們不應過於簡單地把它們歸類為傳統道派的其中一系。香港道堂大多是在 20 世紀 20 至 40 年代，從廣東地區的祖堂分支而傳入香港。此外，亦有一些新道堂是在 1960 年代以後在香港創建起來的。

香港道堂的特色是一羣道教信仰皈依者（稱為「道侶」）組成的自助性宗教團體，其集體宗教活動常常體現為扶鸞降乩、道場法事、神誕齋會、慈善濟世及刊派善書等的融合。在初立階段，這些道堂都屬於小規模的宗教團體，多數不向壇外人士開放。新加入的成員往往需要通過舊有成員的推薦，並且會在被稱作「簪冠」的入教儀式上得到一個道號。據一些道堂的說法，每一個入教成員都是呂祖的弟子，道堂根據請祖師降乩或問卜的方式，來判斷是否要接納新的成員。道堂弟子的職責，包括參與經懺活動、神誕朝賀、服侍壇務及道堂的慈惠工作。

與道堂組織不同，最早將道教儀式傳統帶到香港的應當是屬於正一派的職業「喃嘸道士」，這些道士所開設的正一派喃嘸道館及商業性的儀式行業，早在英殖民地政府接管香港之前，就已在香港漁民聚居之處、新界的鄉村地方紮根。喃嘸道士過着俗世結婚的家庭生活，遇有喜慶節日或喪葬時，才應主人家之請，穿上道袍前去做法事。清代中期，香港島已見有由喃嘸先生開設的父子相傳的私人道館，經營以吉凶事為主的商業性齋醮法事。香港新界的喃嘸道士則遊走於圍頭鄉村間，為村民超度先人，為村落主持周期性的太平清醮儀式。

現今，這些喃嘸先生除了有部分廟宇及所屬的道館為大眾提供各類祈福、祭祀等宗教服務外，主要還為殯儀服務機構提供度亡儀式，以及替香港的鄉郊圍村進行太平清醮的道教儀式。近五十年來，香港漁業衰落、新界地區逐漸都市化等時代變遷，皆投影

於香港喃嘸道士的醮齋功德法事的變遷之上。可以說，一段喃嘸道士的道教齋醮儀式歷史，一部喃嘸先生的家族生命史，就是一部香港生活習俗變遷史。

20世紀中葉之前的香港道教傳統，在正一派道館與全真呂祖道堂之外，還有一個早在清末便來港發展的道派——先天道。至今在香港道教聯合會會屬道堂裏，約有四分之一的會員來自先天道系統。晚清廣東地區活躍的先天道於民國初年就已傳入香港：1912年萬佛堂創立，1920年藏霞精舍成立，1924年香港道德會福慶堂成立。先天道宗教修行的特色是三教合一，即行儒者之禮、持釋家之戒、修老子之道。修先天道者，守儒家之禮，大都長期茹素，奉行非婚傳統，並且極其重視內丹修煉和行善積德的宗教實踐。現今活躍於香港的先天道大致可分為「先天道」（傳統先天道系統的堂所）及先天道系統的分支「同善社」。

在中國內地被歸類為「民間宗教」的先天道在香港取得了「道教」的身份，這不僅僅是因為先天道信徒的宗教實踐與道教徒有許多相似之處，更是因為傳統先天道系統及同善社與近現代香港道教的發展，實有極為密切的關係。1960年代初期，香港的先天道堂所（包括傳承自傳統先天道系統的先天道堂所及同善社組織），在香港道教聯合會的籌組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其後更在香港道教聯合會的發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時龍慶堂、福慶堂、善慶洞及至和壇等先天道道堂，是以香港道教團體的身份，在宣道、教育及慈善工作等層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的宗教特性乃是建基在齋醮科儀的演習之上。因此，我們可稱道教是屬於「儀式型的宗教」，換句話說，道教將其與信眾禍福命運有關的宗教信念具體落實於齋醮科儀的儀式實踐中。無論是拔度亡靈的黃籙齋儀，抑或酬神祈福的清醮，道教信眾都相信這些法事儀式能影響他們一己及家族成員的禍福命運，他們在參與齋醮儀式的過程中，仰望神恩福澤或祈求解罪拔度，因此，本書特別開闢一個章節，詳細介紹在一般香港道堂舉行的法事科儀。

香港道教科儀的傳統大略可區分為兩大類別：一是由職業性的正一派火居道士（俗稱「喃嘸先生」）主持的道教齋醮科儀，主要是殯儀館的喪葬功德法事和新界鄉村周期性的大型太平清醮儀式；二是道堂的道教法事科儀，由經過經懺科儀學習的道堂入道弟子入壇主持。道堂弟子一般被統稱為「經生」，但按科職類別，又可分為高功、都講（俗稱「二手」）、監齋（俗稱「三手」）及其他散眾。

道堂與正一派在科儀傳統上差異很大，主要表現在科儀的節次安排、背後的儀式理念、行儀演習的做法，以及使用的科儀經本上。香港道堂科儀主要是圍繞道堂本身的神

誕朝賀、禮斗祈福、超薦法會等舉行，除了這些吉事（陽事）儀式之外，道堂亦經常為亡靈修建超幽度亡道場。許多香港民眾除了喪葬時期在殯儀館聘請喃嘸先生為先人亡靈做喪葬法事之外，還會選擇在道堂進行旬七、百日或追薦的功德法事。

就目前在香港所舉行的道教儀式而言，我們可以說，道教傳統在中國民間社會得到了延續和發展。習俗化了的拔度亡靈、追薦祖先的齋儀，普施孤魂的中元法會，以及吉慶性質的太平清醮等道教儀式，構成了香港人（無論在市區或鄉村）的宗教生活和習俗。縱使香港經過了長期的西方殖民統治，並由此而發展成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城市，道教禮儀傳統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的中國社會，仍然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它不單繼續存在，還為現代人在整合生死禍福、超越苦難的人生終極問題上，提供了解脫的方法和答案。

道教是由宗教信仰、道教經典、教團組織構成的社會實體，「人能弘道，道亦載人」，每個教團每個道教徒都在社會現實中生活，如何出世入世、順世應變，一直是千百年來道教發展的重要問題。本書最後一章闡述的香港道教團體的社會參與和服務，可以說是道教順世應變的一個典例。雖然 20 世紀初期傳入香港時，絕大多數香港道堂組織只是作為廣東祖壇的分支存在，但它們在香港社會的發展中，尤其是在 1970 年代香港社會的現代化和都市化轉變中，不斷改變着舊有的宗教團體性質，並與香港現代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許多道堂都由信眾的私人團體轉變成公開的慈善社團，並註冊成為法人代表有限公司，設立正式的理事會管理制度。1970 年代以來，香港經濟急速起飛，人年均收入快速增長，這些外在因素都間接促進了香港道堂的擴大發展，例如道堂藉提供超度亡靈法事而獲取的經濟收入就大大增加了。此外，另一個重要的經濟收入，是在道堂裏為公眾（不限於本道堂的善信）提供擺放先人骨灰龕、設立先人靈位的地方，以及提供定期供奉其先人的祭祀儀式服務。由這種宗教服務而來的可觀的經濟收入，促使許多道堂在自身的組織制度、宗教性質和社會服務等方面進行了相應的調適。

以香港人熟悉的蓬瀛仙館、圓玄學院、青松觀及齋色園黃大仙祠為例，它們的發展漸漸被定位為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社會慈善團體。它們在香港創建了許多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除了提供教育服務之外，許多道堂還建有安老院、診所及社區閱讀室，並為學生提供輔讀學習的慈善服務。因此，香港道堂及其相關組織不僅是將原有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宗教組織移植到了香港，而且還發展成為具有香港社會特色的現代宗教慈善團體。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道堂也為 1980 年代以後中國內地的道教復興貢獻了很大的力量。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政府重新恢復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各地方道教宮觀

得以復修，重新開放。面對當代道教的復興，香港道堂亦不遺餘力，在內地道教宮觀的重建、復修和開放等工作上注入數以千萬港幣計的資助款項。特別是在廣東地區的道教宮觀，隨處可見來自香港道堂的捐助記錄。同時，香港道堂在廣東的地方公共福利事業方面也作了大量的捐助，包括資助興建學校和醫療機構。

本書是三位長期專注於研究廣東地區道教歷史的學者第二次的合作研究成果。2007年，由三位學者集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力量而撰寫的《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填補了香港道堂科儀傳統專題研究的空白。本書則是三位學者以綜合論述的寫作方法，嘗試從香港道教整體面貌的視角出發，全面介紹它的歷史、發展、演變、現今狀況和宗教特色，它是一部結合歷史研究、口述訪問、田野考察及科儀文獻分析的城市道教研究著作，為求圖文並茂，還收錄了大量有關香港道教百餘年來發展的歷史圖片。除圖題中有特別註明的外，本書的所有圖片，均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過這些難得一見的舊照片，相信讀者又可從另一角度認識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香港道教。

最後，本書由於針對的是對香港道教傳統和歷史發展感興趣的一般讀者，因此，在文字表達方面，力求簡潔清晰而又平白，行文一概不用學術論文要求的註釋形式，而是採用在部分引文末註明出處，或在每章插入補充資料，以幫助讀者理解一些道教專有名詞和術語。

【第一章】

# 呂祖道堂的歷史源流



現時香港「道堂」（或稱「道壇」、「道觀」或「仙館」，下文統一稱「道堂」）多宣稱「全真演教、龍門正宗」，強調其全真教龍門派的道教背景。然而追溯香港全真教道堂的成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它們與呂祖信仰清晰的歷史淵源關係，而它們與龍門派的淵源關係卻相對地較遲建立。呂祖信仰不僅在香港全真教道堂中確立，而且還在獨立於全真教傳統之外的香港道堂組織中盛行。有小部分呂祖道堂更根據呂祖的名號而稱自己的道派為「純陽派」。香港現在至少有三十所道堂主要供奉呂祖，名單如下：抱道堂、竹隱長春祠、蓬瀛仙館、玉壺仙洞、通善壇、雲泉仙館、信善二分壇、青松觀、萬德至善社、圓玄學院、松蔭園佛道社、翠柏仙祠、雲鶴山房、金蘭觀、信善三分壇、六合聖室、玉清別館、竹林仙館、信善禮義玄觀、信善紫闕玄觀、智玄精舍、純陽仙洞、飛雁洞佛道社、明善學院、慧玄精舍、紫栢觀、清善壇、鼎信仙觀、萬善鼎信道學研究社等等。



香港青松觀牌坊

現在這些道堂裏的道士和信眾如果被問及道脈譜系的話，他們差不多一致的回答是「龍門派」——正如佛教的僧侶信眾會回答「臨濟宗」一樣。事實上，這些「龍門派」道堂大多源自清末至民國初年在中國廣東地區盛行的呂祖道堂。